

E-mail:hdjs@ycwb.com

## 幸福的餐桌

□茱朱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邻居李大伯一家人总是少有笑颜。李大伯尤其典型，总是骂骂咧咧的，做晚饭的时候，他都是另一边唠叨，一边把生活的各种“苦”都倒进饭菜里——炒青菜盐多得发苦，煎豆腐也煎得焦黄发黑。我很少见过他们一家人欢乐地围坐在餐桌前吃饭，大家都是边吃边抱怨，或是东一句西一句地讲别人的闲话。

我家的餐桌相比之下就温情很多。每次吃晚餐，大家首先要把奶奶请来，安排她坐得舒适了，为她盛好饭、夹好菜，我们再围坐一起。餐桌上，父亲言笑晏晏，母亲性格虽火爆但为人有度，也从不说长短。

餐桌，就是一面镜，倒映着一家人生活的模样。这个家幸不幸福，老人是否得到尊重，小孩是否知行有礼，父母是否平和自重，婚姻是否祥和，大家身体是否健康，都会在餐桌上露出最真实的面目。

现在的人们，大工作忙碌，小孩学习紧张。一家人常常匆忙到没有时间坐在一起用餐。曾经有好几年时间，我都没能陪伴孩子好好吃过一顿饭，甚至周末有时我也奔波在家和公司的路上。那一年，孩子读二年级，她下午四点多就放学了，但常常一两页的作业，要做到晚上九点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晚餐经常是草草吃几口就算了。先生也因工作繁忙，不能每天回家，偶尔能回来一次，我都是点外卖给他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觉得内疚。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是孩子的娘，我却连一顿晚餐的时间都不能给我的家人。这样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决定让自己学会放下。工作永远也不可能忙得完，缓一缓再做，效率可能更高；孩子的学习也不要急于一时，让她先学会玩，多看看书，然后再做作业。我把时间拿来做点心、好吃的饭菜，慢慢地，我们家又开始有了一家人坐下来慢慢吃顿晚餐的时光。

通常，我做饭时，会要求孩子帮忙，我快做好饭的时候，会让她端菜盛饭。哪怕她什么也不做，至少也要在厨房门口，赞叹一下妈妈的辛劳。饭桌上，先生经常会讲一些历史故事，有时候又来几首古诗，讲到“金樽清酒斗十千”，他会让孩子以水代酒和他碰杯。我也在边吃边聊时，一点点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各种事一一教给孩子。

一蔬一饭，一勺一菜，都蕴含着生活哲理和爱。用省掉这一餐的时间，去记几个单词，做几道数学题，阅读几页书，或许也能有所收益，但远比不上和家人围坐一起，你敬我爱时所感受到的多。我们在餐桌上得到的不单是幸福，不单是完满，更有人生经验、素养和更多的知识。

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被灌输“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吃饭上”的理念，长大后肯定也不会经营餐桌，生活必定会缺少温度和香度，那些真正能获得家庭幸福的人，他们的家绝大多数都有一张温暖的、闪烁着智慧光芒的餐桌。而这种温暖，还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。

## 彩票开奖公告栏

## 看“烟火”变迁

□蒋晓莉

前一阵子，儿子买了新房，在着手装修的事。他说，要弄开放式厨房，厨房要安整体橱柜，要装智能洗碗机，要有厨房垃圾粉碎机、“冷霸”……他对厨房的设计，勾起我对过往“烟火”岁月的回忆。

小的时候，我生活在农村，每家院里都有一个小小的“灶火”台，烧的是“地火”，用玉米秆、豆棵、麦秸等做燃料。“地火”还有一种燃料是树叶子。最好的树叶子是杨树叶。孩子们每天成群结队地拿着长长的铁丝出去“扎杨树叶”，铁丝后面带一根很长的粗线，他们顺着路边或河边寻找着，边玩边扎树叶。等到太阳快落了，家家院子冒起炊烟，村子里响起了家长们悠长的叫喊声，孩子们才慌里慌张地各自带着满铁丝的树叶回家。“扎杨树叶”是我们每个孩子童年生活中最开心的事情。

印象中我家的灶火小得只有一个锅台，一张破桌子，上面总是黑黢黢的。那时，奶奶颠着里，家中有了三间厨房，开始用

起“蜂窝煤”。刚开始供应“蜂窝”煤球，每家都要用发的“煤票”。那是个稀罕物。拿着“煤票”去拉煤，要排很长的队，等很长时间。

我上小学后，家里才垒起“煤火”。家里的煤火灶很大，每个“煤火”都有放煤的灶膛，旁边还有个温水的缸，用煤火的余热温水，很是科学。但煤火灶烧的是散煤，煤很多烟，也被称为“烟煤”，煤烟会将屋子熏得黑乎乎的。

那时买了煤拉回家后，大人通常要掺些土进去，用水和好，堆放在门后，每次做饭后都要用和好的煤渣将煤火“封”上，下次做饭时又将煤火捅开。捅一次煤火，落起的灰尘能飞满整个屋子。因此“和煤”是个体力活，做饭就是个“脏”活，稍不留意就是满脸煤灰。

冬天雪时，煤火灶上可以摆一个小凳子，小孩子经常被抱上去坐好，边烤火边吃着在灶里烤出的红薯。儿时的幸福莫过于此。

上中学后，我们搬到了城市里，家中有了三间厨房，开始用

工作后，我结婚、生孩子，又搬了新家，高居六楼。我嫌用煤球做饭很麻烦，刚兴起煤气罐时，就赶紧去装了煤气灶。生活一下子轻松了很多，幸福感爆棚，当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《告别了，煤球》，发表在《许昌电视台》上。亲朋好友见了我，都问我关于煤气灶的事。我说，煤气灶解放了双手，提高了效率，对上班族来说，真是最惬意的事情。

前几年，许昌通了天然气。天然气管道进入了每一个家庭，笨重的煤气罐便“退休”了。天然气不仅卫生、方便，还很便宜，现在又开通了网上“生活缴费”，生活越来越轻松。我们也再不用忍受柴火的脏、煤的烟气、煤气罐的笨重。烟火味逐渐淡了，但我觉得生活味更浓了。

从“烟火”几十年来的变迁，看人间天地的变化，百姓的生活的确由贫穷到富足、从温饱到更美好了。赶上新时代，我们真是幸运又幸福。

## 卖鸭记

□明光暗影

小学三年级那会，家里养着几只芦鸭。得益于我和哥哥们时常挖来蚯蚓给它们加餐，那些拍打着花灰翅膀的鸭子，很快就长得健健壮壮、肥肥美美了。

鸭子的数量有点多，自家是吃不完的，大哥便提议拿两只到镇上去卖。我立马欢呼着报名：“我去，我去！”我并不是对卖鸭子有兴趣，只是嘴馋镇上那些香喷喷的“玛皮”（用米磨浆蒸制而成的粉皮，类似河粉）与热乎乎的云吞。要知道，山里人要去一趟镇上不容易。人们通常只在每月逢尾数1、4、7号才会搭上厂里的车去趁圩（赶集），车会在那停留个把小时，让大家买菜、买货。

那天早上，天蒙蒙亮，我就兴奋地爬起床，专门挑了件漂亮的衣服穿上——我记得是件绿色的短袖衫，左上边还缝有条金色的小金鱼。

大哥喂好了鸭子，挑了两只大腹便便、手沉的装进竹笼子里，每只约摸七八斤重，嘎嘎叫着，神气得像鹅。大约是八点多时，厂里的车就来了。

照例是辆全身绿漆的东风牌大卡车。我们坐着大卡车风驰电掣地下山了。风吹得我的头发与衣服呼呼作响，这种通透的凉快让人心情特别好。我想，一会快快地把鸭子卖了，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玛皮和云吞了，不划算。

到了下午，旁边卖鸡的已经卖出了好几只，剩下的数量就快要赶上我们鸭笼子里的数量了。哥哥一看，有些着急，终于扯开喉咙，学着人家吆喝了起来。

“卖鸭啦，靓鸭，快来睇睇。”最后一个字拖得长长的。我也鼓足勇气，在后面怯生生地附和着。但令人失望的是，下午讨价还价的，最高只出到一块二毛钱一斤。我跟哥哥说，要不一块三、一块二咱也卖了吧。只见哥哥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早上还好些，鸭子吃得饱饱的。现在下午都饿轻了，不划算。”

最后两只鸭子终究没有卖出去。

厂里的车在上午也早就回去了。我只能和哥哥两个人走了十几里山路，吭吭哧哧地又把鸭子扔回了家。

鸭子没卖掉，那天我也就没吃到三毛钱一碟的玛皮和四毛钱一碗的云吞。

傍晚回家前，哥哥给我买了两个包子，一毛钱一个，哥哥自己就只吃了两个。我依稀记得包子的味道还不错，或许是那时太饿了。

“鸭子怎么卖？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一块五毛一斤。”

“少些行么，一块三卖不卖？”

哥哥坚持要一块五毛，那人站着看了看，就走了。哥哥说，现在时间尚早，不急着减价，趁早市卖个高

点儿的价格，多赚些。

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，心里快速地算着数：一斤差两毛钱，一只鸭子七八斤，那可就不见了三四碗云吞呢，这可不行。

后面也陆续有人来问价，有出一块四毛钱，有出一块二的，最离谱的是居然有人还价一块钱的！我心想，真是个没见过鸭跑、只吃过鸭肉的家伙……看他脸尖鹤骨高的瘦个子，可能是个想低价进货转手高价卖掉的二道鸭贩子。

人来人往，反正就是没人肯出一块五毛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要是当时叫价一块六毛、七毛，给人家留有砍价的余地，会不会好卖些呢？总之，快到晌午了，两只鸭子仍稳稳当当地站在笼子里，叫得也没有之前次了。

到了下午，旁边卖鸡的已经卖出了好几只，剩下的数量就快要赶上我们鸭笼子里的数量了。哥哥一看，有些着急，终于扯开喉咙，学着人家吆喝了起来。

“卖鸭啦，靓鸭，快来睇睇。”最后一个字拖得长长的。我也鼓足勇气，在后面怯生生地附和着。但令人失望的是，下午讨价还价的，最高只出到一块二毛钱一斤。我跟哥哥说，要不一块三、一块二咱也卖了吧。只见哥哥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早上还好些，鸭子吃得饱饱的。现在下午都饿轻了，不划算。”

最后两只鸭子终究没有卖出去。

厂里的车在上午也早就回去了。我只能和哥哥两个人走了十几里山路，吭吭哧哧地又把鸭子扔回了家。

鸭子没卖掉，那天我也就没吃到三毛钱一碟的玛皮和四毛钱一碗的云吞。

傍晚回家前，哥哥给我买了两个包子，一毛钱一个，哥哥自己就只吃了两个。我依稀记得包子的味道还不错，或许是那时太饿了。

“鸭子怎么卖？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一块五毛一斤。”

“少些行么，一块三卖不卖？”

哥哥坚持要一块五毛，那人站着看了看，就走了。哥哥说，现在时间尚早，不急着减价，趁早市卖个高

## 大美中国



三十六峰中最迷人的玉女峰



武夷之魂在九曲。

素有“三三秀水清如玉”美誉的九曲溪，因有三弯九曲之胜，故名九曲溪。从西到东，盈盈一水，折为九曲，从星村由西向东穿过武夷群山，在武夷宫附近汇入崇阳溪，全长62.8公里。它与“六六奇峰翠插天”的三十六峰、九十九岩的绝妙结合，更显变化无穷。这里碧水丹山风光无限，人文历史贯穿其中，堪称“世界一绝”。

去年晚秋时节，我们慕名到“中国十大名山”之一的福建武夷山游玩。坐竹筏泛游于“中国最美的溪流”九曲溪，览尽巧而精的天然山水秀色。

竹筏，这灵活机动的交通工具，在武夷山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。古人游九曲溪、走亲访友、运输货物，是从武夷宫按序逆流而上星村九曲；而今游人坐上竹筏，则是从九曲顺流而下到一曲，沿途可饱览“曲曲山回转，峰峰水抱流”的美景。

清晨，在一阵密集细雨中，我们抵达齐云峰下星村的码头，撑伞上

## “乡音”征文·作品选登

## 咸在舌尖，香在心头

□赵叶丹

以前一听说“咸茶”二字，我就皱起了眉：咸茶怎么喝？直到成年后，我有机会回到久违的故土——广东海丰，楼下的徐奶奶听说我从未喝过咸茶，便邀请我参加她的茶话会：“这可是我们每家每户几乎每天都要喝的茶，你身为海丰人怎么可以没喝过呢！”她的打趣让我对陌生的咸茶更加好奇。

进门第一眼便看到红木桌上满满当当地摆着装有芝麻、花生、炒米的瓷碗。徐奶奶热情地招呼我坐下，然后递来一碗茶。这是一碗铺满了奶奶的咸茶，米酒一冲，再铺上一层厚厚的炒米，撒上黑芝麻、花生，然后将茶分给大家。一股沁人心扉的茶香悠悠升至半空，渐渐融入空气中，化作真息息间的清香。

要是你们不聊起来，我都差点忘记要寄茶叶给我的儿子了。”施奶奶叹道。奶奶们纷纷安慰她：“放宽心吧，你家儿子儿媳妇那么孝顺，七八月肯定回来看你的。到时候你亲手给他们做茶不是更有味道嘛？”

徐奶奶眨眨眼：“一旦喝惯了咸茶，这辈子怕是离不开它了。”奶奶们哈哈大笑，纷纷讲起外出闯荡的亲人们对咸茶的思念。

蔡奶奶不无得意地说：“你们怕是不知道，我的儿子在外地，每次打电话来都嚷嚷着要咱这碗咸茶。”

“我女儿经常把我接到广州那边，让我给她做。”施奶奶放下茶碗抢着说。

一聊起咸茶和离开家的儿女们，奶奶们的话匣子便合不上了。

或许是奶奶们聊天时眉眼流露出的舒畅，让我对喝第二口咸茶又生出了勇气。说来也奇怪，第二口的咸茶鲜味格外突

出，竟与第一口残留的咸味交融，生成一种香味浓郁的温润口感。这种新奇的味觉让我忍不住惊叹，原来这才是深入我们海丰人骨髓的味道啊。与奶奶们牵挂的海丰女儿们一样，我对故乡的感应竟也从舌尖开始。

施奶奶一边闲聊，一边手执茶槌一圈圈地碾磨被水浸泡过的茶叶。原本轮廓清晰的茶叶和生芝麻被木头磨碎，与水一起化成深绿色的茶浆。放下茶槌，她从碗里抓起一撮盐粒洒进牙钵，提起热水壶对着茶浆一冲，再铺上一层厚厚的炒米，撒上黑芝麻、花生，然后将茶分给大家。一股沁人心扉的茶香悠悠升至半空，渐渐融入空气中，化作真息息间的清香。

要是你们不聊起来，我都差点忘记要寄茶叶给我的儿子了。”施奶奶叹道。奶奶们纷纷安慰她：“放宽心吧，你家儿子儿媳妇那么孝顺，七八月肯定回来看你的。到时候你亲手给他们做茶不是更有味道嘛？”

徐奶奶眨眨眼：“一旦喝惯了咸茶，这辈子怕是离不开它了。”奶奶们哈哈大笑，纷纷讲起外出闯荡的亲人们对咸茶的思念。

蔡奶奶不无得意地说：“你们怕是不知道，我的儿子在外地，每次打电话来都嚷嚷着要咱这碗咸茶。”

“我女儿经常把我接到广州那边，让我给她做。”施奶奶放下茶碗抢着说。

一聊起咸茶和离开家的儿女们，奶奶们的话匣子便合不上了。

或许是奶奶们聊天时眉眼流露出的舒畅，让我对喝第二口咸茶又生出了勇气。说来也奇怪，第二口的咸茶鲜味格外突

出，竟与第一口残留的咸味交融，生成一种香味浓郁的温润口感。这种新奇的味觉让我忍不住惊叹，原来这才是深入我们海丰人骨髓的味道啊。与奶奶们牵挂的海丰女儿们一样，我对故乡的感应竟也从舌尖开始。

施奶奶一边闲聊，一边手执茶槌一圈圈地碾磨被水浸泡过的茶叶。原本轮廓清晰的茶叶和生芝麻被木头磨碎，与水一起化成深绿色的茶浆。放下茶槌，她从碗里抓起一撮盐粒洒进牙钵，提起热水壶对着茶浆一冲，再铺上一层厚厚的炒米，撒上黑芝麻、花生，然后将茶分给大家。一股沁人心扉的茶香悠悠升至半空，渐渐融入空气中，化作真息息间的清香。

要是你们不聊起来，我都差点忘记要寄茶叶给我的儿子了。”施奶奶叹道。奶奶们纷纷安慰她：“放宽心吧，你家儿子儿媳妇那么孝顺，七八月肯定回来看你的。到时候你亲手给他们做茶不是更有味道嘛？”

徐奶奶眨眨眼：“一旦喝惯了咸茶，这辈子怕是离不开它了。”奶奶们哈哈大笑，纷纷讲起外出闯荡的亲人们对咸茶的思念。

蔡奶奶不无得意地说：“你们怕是不知道，我的儿子在外地，每次打电话来都嚷嚷着要咱这碗咸茶。”

“我女儿经常把我接到广州那边，让我给她做。”施奶奶放下茶碗抢着说。

一聊起咸茶和离开家的儿女们，奶奶们的话匣子便合不上了。

或许是奶奶们聊天时眉眼流露出的舒畅，让我对喝第二口咸茶又生出了勇气。说来也奇怪，第二口的咸茶鲜味格外突

出，竟与第一口残留的咸味交融，生成一种香味浓郁的温润口感。这种新奇的味觉让我忍不住惊叹，原来这才是深入我们海丰人骨髓的味道啊。与奶奶们牵挂的海丰女儿们一样，我对故乡的感应竟也从舌尖开始。

施奶奶一边闲聊，一边手执茶槌一圈圈地碾磨被水浸泡过的茶叶。原本轮廓清晰的茶叶和生芝麻被木头磨碎，与水一起化成深绿色的茶浆。放下茶槌，她从碗里抓起一撮盐粒洒进牙钵，提起热水壶对着茶浆一冲，再铺上一层厚厚的炒米，撒上黑芝麻、花生，然后将茶分给大家。一股沁人心扉的茶香悠悠升至半空，渐渐融入空气中，化作真息息间的清香。

要是你们不聊起来，我都差点忘记要寄茶叶给我的儿子了。”施奶奶叹道。奶奶们纷纷安慰她：“放宽心吧，你家儿子儿媳妇那么孝顺，七八月肯定回来看你的。到时候你亲手给他们做茶不是更有味道嘛？”